

Maduo Shuo Jie Wenku

小说界文库



中短篇系列

不二法门



李庆西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

李庆西

不二法门

李庆西 著

(沪)新登字 103 号

责任编辑：郑 理

封面设计：袁银昌

不二法门

李庆西 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上海绍兴路 74 号)

新华书店经销 吴县文艺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11.5 插页 2 字数 243,000

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：1—3,000 册

ISBN 7-5321-1435-X/·1125 定价：14.60 元

内 容 提 要

本书是李庆西人间笔记系列小说的作品集。内容多取材于日常生活中的凡人琐事，有的描写市井生活中活得有滋有味的小人物，有的反映“文革”年代知识青年在北大荒农场的生活，有的则用荒诞手法透视现实生活中某些不正常现象，内涵丰富，较有可读性。

作品具有中国古典笔记小说的简洁凝练的特点，所写人物如冯不二、阿尧、皮科长、阎老怪、邱大个等，生动鲜明，入木三分，给人以深刻印象。

作品文笔清逸，语言机智调侃，文采斐然。

“小说界文库”编委会

主 编 江曾培
副主编 邢庆祥 郑宗培
编 委 孙 颀 江曾培 邢庆祥
 郑宗培 左 泥 张 森
 魏心宏

出版说明

“小说界文库”是上海文艺出版社的重点丛书，出版当代作家的小说力作，展示新时期以来小说创作的实绩。凡在我社发表、出版的具有高水平的小说创作均可收入。

“小说界文库”包括以下系列：

长篇小说系列

中、短篇小说集系列

年选系列

专题选系列

微型小说系列

“小说界文库”设编辑委员会。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1988年12月

序

吴亮

美国艺术家吉姆·迪纳在他的一件作品中写了这样一个句子：“我喜欢我正在做的。”

千真万确，迪纳的话也是我想要说的。几年来，我几乎不再接触文学。在剩余的时间里我干了些别的，仅仅是因为我喜欢。

这回，尽管我要给我的老朋友李庆西的一本小说集写序，可是这丝毫不表明我将重操旧业——半个月前，李庆西还对我说，吴亮你应该为文学写点什么了。我说我刚写过一篇短文，文章里有一句话是这样的：“我并不欠小说什么。”

马赛尔·杜尚定居美国后几乎不去博物馆，但他却会参加朋友画展的开幕式。他说他这样做不是出于艺术的目的，而是出于常情。

所以，为李庆西写序仅仅由于他是我的朋友，其实这并不用多费口舌。

李庆西住在我家时天天喝酒，然后醉眼朦胧地和我聊天。我忘了我们谈过些什么，因为我们之间没有特别重大的话题。

我们常谈些琐事、笑话、杂闻，间或使用几个抽象概念。

他带来不少北京学界的消息，可我兴趣不大，因为那些消息过于遥远了。

这时我觉得，两个人坐在一起，这才是唯一可信的，不容怀疑的。至于我们谈些什么，就像我们在餐厅点菜一样。我们会记起往日的聚会，那些难以言传的氛围与情感，可是谁会津津有味地去回想某一道菜肴呢。

有一天我说了一件真实的事情，李庆西听了大笑不止。我说你可以把它写进你的小说。

去年圣诞节前，我参加了一个讨论会，会议选择在一个咖啡馆召开。由于咖啡馆老板娘很愿意结识文化名人，而那天也恰好有几位名气不小的人物在场，于是在会议结束时，老板娘送了我们每人一盒鲜奶蛋糕，并非常客气地请我们有空再去，还祝我们节日快乐。

我自己不怎么爱吃鲜奶蛋糕，回家后我就把它送给了我的母亲。她老人家说，你们的日子过得蛮惬意么，开会还有一只蛋糕。

故事当然没有完。十几天之后，也就是今年年初，我想起母亲生日快到了。在送礼方面我是一个没有什么新想法的人，结果是，我买了一只蛋糕送给母亲。

她接到蛋糕的第一句话是：“又开会了？”

我的解释就不属于这个故事了，作为叙事应该以我母亲的问题来结束。无论如何，李庆西听到这儿，笑得前俯后仰。

也许，这个情节会出现在李庆西今后的小说中。他特别偏爱那些虽无意义却又非常有趣的情节，他的朋友常常以这样的姿态进入他的故事，包括我的儿子。

李庆西总是朝那些心不在焉的人与事投去关注的目光，并且将它们记在心里。在他的小说里充满了心不在焉的人以及他们的游离状态，不过这不是用荒诞二字可以解释的。这里边包含着每天被忽视的日常经验，它们没有被抽象的可能，它们只有保持在细节中才是具体的和存在着的。在好些年前，当我还热衷于小说评论的时候，曾用“次要经验”、“仿低智商”、“日常境况”这类词汇去概括李庆西的小说。现在我发觉那是一点没有价值的，重要的是你必须学会阅读，你只做一个读者，那就够了。

在李庆西的小说里没有真理的踪迹，它只要求你去关心那些看来不值得关心的人的经验——你慢慢会觉察到，所有的人都没有什么明确目标，他们心有旁系，在生活的边缘打转，误入一个被设定的舞台。这时你会想，其实，你读小说，正是遗忘了自己，在别人生活外围朝里张望。说不定你也是一个心不在焉的人，平时这些都被掩盖了起来，只是到了这一刻你才突然意识到：我们都是心不在焉的。

当然，这绝对不是什么真理，这不过是对真实的揭发。真实还有别的方面，但是李庆西比较适合揭发这一面。

近几年，李庆西已经不怎么写小说了，他似乎对历史，尤其是对明史发生了浓厚的兴趣。他在干他愿意干的事，我也一样。这一点不影响我们的往来，因为我们始终会有别的话题。

李庆西就像他小说中的人物一样地生活，我们都在他的小说里，所以写不写都差不多。几年前我曾在一篇流水帐式的随笔中写到和李庆西一起吃早餐的事，他读了之后说：“那些地方我都没去过，你是把你和女朋友共进晚餐的帐算到我

头上了。”

他说他要求我为他补上所缺席的晚餐，也就是说，写的和真实的，必须是同一的才行。

我忘了后来是否为李庆西补齐了这些晚餐。不过我相信，真实的晚餐比写下来的晚餐有意思得多，也可靠得多。它发生在一段不可逆转的时间中，它占用了一个不可转让的空间，这些都不可更改。

至于写下来的，我们都可以把它擦掉或涂改掉。而且人们终究会问：“这是不是真的？”

是的，这不是真的，我们尽可以怀疑这些写下来的文字，但我们不能怀疑每天的晚餐或第二天的早餐。

所以我总是期待着在一个什么地方，又和李庆西共进晚餐，看着他把脸喝得通红。

1995年5月23日

目 录

序	吴 亮
张三、李四、王二麻子(三题)	1
喝一杯	12
阿 鑫	17
开饭馆	22
守夜人	28
皮科长	36
钥匙与锁(二题)	44
城墙脚边	54
好人阿尧(三题)	58
第9999号路灯	67
星期四	72
有个男的	79
墙	86
生 日	93
觚 楼	101
日 晷	106
藏书家	114

来凤仪	120
龚润甫	122
邱汝禅	124
虻蚤老五	127
社会闲杂范鹤屏	137
不二法门	153
邱大个儿	173
老 伸	176
“狗皮褥子”	180
赵痼子	184
拐 脖	187
閻老怪	195
宣传队轶事(二题)	203
白狼草甸	212
大车店	223
捕鱼记	244
故境往遇(六题)	249
车 祸	266
街道与钟楼	290
隐 私	307
大 楼	326
卡雷卡的最后四十分钟	339

张三、李四、王二麻子

——吸烟者传奇三则

题 记

本城居民好谈天，喜闻怪诞之事；街坊中多有饶舌者，播弄异闻异趣，夏夜纳凉，邀众聚坐，大摆其“龙门阵”，犹旧时说烟粉、灵怪，摇唇拽舌，不亦乐乎。

偶或，实无秘闻可取，乃杜撰某人轶事，以娱四座。

下述三则皆街诵巷语，与吸烟者有涉；著曰传奇，实为凡人琐事，不足为怪。

张 三

张三不会喝酒，一沾酒就上脸，脸红了便是醉了，醉了便要酒疯。有一年给丈母娘做寿，被小舅子劝了两口，竟当场应验。那回他的出乖露丑真是一个绝妙的故事，他日大可一

讲。

他也不喝茶。他说喝茶不如喝桔子水，而喝桔子水不如喝柠檬汁，喝柠檬汁又不如喝咖啡，但喝了咖啡睡不着觉，不如不喝。

剩下只有一样嗜好，就是抽烟。他烟瘾很大，因而生出人生的许多麻烦。

就说那天夜里，突然有人敲门……

来者是一位要好的同事，也是一位瘾君子，趿着拖鞋，翩然而至。其实没旁的事儿，只是来他这儿“蹭”几根烟抽。附近商店早打烊了，这时候没地方买烟。

吸烟者聊天，烟本身就是一个话题。他俩坐在沙发上，议论着市面上烟酒提价的事儿。这是一个百谈不厌的话题，彼此经常就其中实质性问题交换意见。该同事一说起来便有些愤愤然，以为此举纯属限制消费。张三说事情不能一概而论，烟价自然应削低才是，而酒价实在还须大大提高。对方冷冷地摇头，烟酒一家，自古而然，岂能分而论之。张三叫他别钻牛角尖了，良莠不分，实乃愚夫之见。

两人一边谈着话，一边吸着烟。将近十点钟光景，张三发觉不妙，最后那盒烟业已告罄。烟逢知己千支少，他俩凑一块儿，抽得愈发起劲。谈话正在兴头上，主人实在不忍客人离去，决意出去借一盒来。

“你稍等，我去去就来。”

张三趿着拖鞋下楼去。这儿相邻的几幢住宅都是他们单位的宿舍，所有的住户都是同事，他都认得。但这会儿多数人家已熄灯就寝，这就不便贸然造访。需要观察一下，哪家的灯还亮着，而那家主人是否抽烟……

楼对面墙根下，有个水泥砌的垃圾箱，张三爬上去，选择一个便于瞭望的角度。

先从一单元开始。六楼只是西头第三个窗口还亮着，那家爷们不沾烟，却是个酒漏子，他屋里一打嗝儿，楼下都能闻着那股酒糟味儿。五楼全黑了。四楼亮灯的那家是寡妇，过去她男人抽烟，她也跟着抽几口，可惜那口子死得早，没能接上捻。再往下来，三楼倒有两个抽烟的主儿，看样子这会儿还没躺下。可是碰到这二位，张三心里有些犯难。西头的马褂去年向他借钱，他没借给。那小子说是买彩电，张口要一千块。一盒烟跟一千块当然不成等价交换关系，但说到“借”字，同样在于人情，须得有来有往。这一掂量，张三便有些不好意思。至于东头的洪会计，则是另一说，他俩倒是常有来往。可是，前不久洪会计刚从他那儿借去一盒烟，没还他。这时候找上门去，岂不是大有讨债的意味？人情这东西说来也很微妙，礼尚往来，既要端平，又不能完全端平。真要是两头端平，就少了那份意思了。是啊，人情有送的，也有卖的，可这玩意儿就是不能找还。这二位除外，一单元就没有别人了。二楼以下都没亮光。

二单元的情况更要复杂一些。亮灯的窗户不少，但问题是，这楼里吸烟者的身份不好掌握。譬如四楼东头那家，那双胞胎哥俩，一对十二三岁的半大孩子，常叼着烟卷在街上扔石子，你能找他们去借烟？再说三楼牛经理的二媳妇，有时也见她在阳台上吸烟，那烟卷夹在左手的中指和无名指之间，见人还遮遮掩掩的，你这要上门借烟，说不定她还要说你诬赖她，说你侮辱妇女！另外，还有那些所谓“抽烟的”爷们，平日在班上狗学人样地跟大伙玩几根，回家就不抽了，那些家的娘们也真叫娘们，闻着一点烟味就不让男人上床……上述种种，情况

虽各有不同，但作为“吸烟者”的身份恐怕都靠不住。上下左右捋过来，这楼里真正算是抽烟的只有两家。一家是锅炉工大鑫，这家伙不干正经事儿，偷鸡摸狗、拣破烂儿，张三向来不跟这号人打交道。另一家是新来的党委书记老冯，住三楼的一个中套（大概是临时将就的），屋里亮着日光灯。张三瞅着那个窗口，踌躇良久。三更半夜跑到书记家里借烟，是不是有点什么……这不能不考虑。可是，没等他拿定主意，那盏灯灭了。灭了也好，张三心里倒涣然松快下来。

剩下只有三单元了，就是张三自己家那一幢。这个单元内部格局跟前两幢不同，朝南这边，有的人家是两扇窗，有的是一扇窗，个别还有三扇窗的。稍不注意，就排错户头，而一户排错，余下皆错。现在，五楼中间还有个窗口透着亮儿。那是谁家？王豁子家？不对。魏哈哈搬走了。丁胖子家还数不到那儿……妈的，差点糊涂了，扒拉半天，原来是自己家窗口！张三拍拍脑门，忍不住笑了。他耐着性子，心里默默地排点着。六楼、五楼、四楼、三楼……一户挨一户，都跟户主对上。当然，主要是认准那些亮着灯的窗口。那都是谁家：那家爷们是否抽烟，而且是否正牌的抽烟人；其身份、地位如何……

自然是天无绝人之路，就在这时候，就在这个单元，张三终于发现了可靠的目标。就是那家——四楼左数第七个窗口，你瞧，那诱人的灯光！那仁兄也真能熬夜，不抽足了烟怕是睡不着吧？为了避免出现差错，他又仔细数了数窗口，核对了心里那份住户名单。看来是一点不差。

他进了楼里，一口气奔上四楼。敲过门。不料，那家爷们不在。主妇好像刚睡醒一觉，隔着房门问：

“你是谁呀？”

“听不出来？我是张三！”

“咦，咋回事儿？俺那口子不是上你家去了么？”

“哟——”张三一愣，转过神儿不禁哑然失笑。“你不说，我还忘了哩！”

李 四

李某行四，职业不详。

论抽烟，李四恐怕不在张三之下，说来此中甘苦也略知一二。

且说某周末之夜，李四熬得很晚，为着写一份报告。事关改革大计，笔下丝毫不得马虎。不消说，愈是这种时候，烟抽得愈多。李四不怕烟火断捻，他都是成条成条地进货，家中储量颇大。本城吸烟界笑传张三夜半借烟之事，李某嗤之以鼻。

时值深秋，夜籁清静。李四安然伏案，窃喜家中无人打扰，老婆带孩子上姥姥家去了。他想，下回再碰上写报告的时候，让娘俩去孩子舅舅家。

报告照例写三个部分，前边还有一个必不可少的帽子。开头这段还算顺手，有许多现成佐料。接下去进入正题，笔头已觉滞涩。李四平日难得摆弄文字，路数不大熟悉。好在烟能提神益智，促使大脑血液循环，故时有灵感出现。难怪外国人管灵感叫“烟士披里纯”。

午夜时分，李四抽烟抽到一定火候，思路果然大开。国际、国内；宏观、微观；天上、地下……此刻，笔下信马由缰、一往无涯。一连写了满满十几页稿纸，他停下来，抓起一支